

如何以「我不想进宫」为开头写一文?

《南山歌》HE 完结啦♡♡

1

我不想进宫。

我知道太妃打的什么主意，无非是想让新帝娶我罢了。

先帝在时，太妃倍得恩爱，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有什么新奇玩意儿，只要是太妃喜欢，就没有落得到旁人手里过。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先帝荒淫无度、不理政事的前提下。

太妃育有一子，曾在先帝去后趁乱造反，被新帝斩于玄武门。

太妃周氏，出身京都名门。有百姓道：若无周氏相，必有周氏妃。

只是到了太妃这里，因造反失败，周氏男子被迫退出前朝。太妃深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自己请命前往皇



陵为先帝守陵，什么丫鬟奴才都没要，只提了一个要求，她要金陵周氏送一女来皇陵，名曰陪她守陵。

金陵周氏不比京城周氏，两家分离了近百年。金陵周氏一族守在南方，过自由闲散的日子，富贵权力什么的比不上京城周氏一族，但也满足自己这小桥流水的生活。

所以当太妃的旨意传到金陵时，娘亲含泪把我带到祖父跟前。

祖父对我说：「若若是小辈里最聪明的孩子，祖父对不住若若了，祖父护不住你。」

我那时懵懵懂懂，所有的伤心都来自要与家人的分离。

祖父最后对我说，金陵周氏一族都对不住若若，若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祖父已经无能舍了若若出去，若若要千万记得，往后这金陵周氏是荣是辱皆是命数，与若若毫无关系。

那年我 9 岁，跟母亲学得一手好箜篌，跟父亲学得一手好字，还总是跟哥哥一起出去放风筝，跟妹妹一起偷偷抹母亲的胭脂。

9 岁一别，我已经 6 年不曾见过他们了。

太妃对我很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

除了诗书礼仪，太妃教给了我，一个女子该如何走路，如何言谈，如何动人。

太妃的意思很明显，她也从不在我这掩饰什么目的。她日复一日地告诉我，若我的父兄能入前堂该是如何风光，若我可以讨得新帝欢心，我的日子该是如何令人羡慕。

这些日子，太妃对我的叮嘱越来越频繁，我知道，这一天来了。

新帝即位的第6年，太妃回宫，我随太妃一同进宫。

那一年，我15岁。

听太妃说，那一年新帝21岁。

他叫赵岐，15岁君临天下。

那时候社会动荡，边疆混乱，百姓有颇多不满。他着手改革，派心腹前往边疆……

在即位的第5年，他把国家恢复到了十几年前的盛世。

太妃选在他称帝的第6年回宫，内外已无大患，后宫未有一人。太妃的算盘打得非常好。

对了，陛下的生母，原皇后现太后，也在后宫。

他接太妃进宫的时候，我一直低着头。

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偷偷抬头看了一眼。

「他长得真好看啊。」我心想。



2

太妃进宫满 15 日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

我知道，太妃这是要有所行动了。

太妃对我说，你去小厨房跟着管事姑姑做些糕点，去找皇帝陪他吃下。若是他肯见你，记得告诉他，是你自己做的，我教给你，话怎么说得让人垂怜。

他若是不肯见你，你就在御书房门口站着，站到他出来。待他出来了，你便告诉他你一直等着，他若说拿来尝尝，你就随便找个由头说吃不成了。

我低头应好，一路去了小厨房。

周太妃说女子纤瘦最是好看，一向不准我吃太多东西。

我估摸着赵岐今天是不会见我的，周太妃的目的就差写在脸上了，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周太妃这么确定，就算是赵岐知道她的目的，也会娶我。

我真有那么大魅力？

我有没有那么大魅力我不知道，但是小厨房姑姑的手艺很有魅力，这我知道。

「周姑娘来了？要吃些什么？」

「姑姑，太后叫我来做些吃食，不拘什么样式，简单能上手的就行。」

「那姑娘来同我学着做芙蓉酥吧。甜口，不腻。」

我顿时把眼睛睁大。

皇陵里只能食米饭青菜，进了宫后又日日跟着太妃吃饭，我已经忘了上一次听到芙蓉酥是因为什么了，可能是我还在金陵的时候，也可能是我做梦的时候。

姑姑说得没错，芙蓉酥甜口而且不腻。我不擅刀工，切得歪歪扭扭，剩下的边角料和被切坏的食材，都入了我的肚子。

那天真真是我进宫最开心的一天。

我眯着眼睛想，要是天天这样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不敢耽误太妃的旨意，带着好看的小盒子，去了御书房。

「周姑娘来了，您这是要做什么呢？」

我看着眼前的李公公，觉得他有些瘦，跟我大哥差不多高，身量却只是我大哥的一半。

「带了些吃食，陛下在忙吗？」

「回姑娘的话，咱们陛下每天下午都在御书房忙，今天怕是见不了姑娘了。」

我一早就猜到了结果，倒也没觉得多么生气。我对他说：「那公公接着忙，我在外面站一会。」

我看了看这御书房的后院，真好看。我在金陵的家处处都是小桥流水的模样，家门口的树也是矮木，还没怎么见过这么气宇轩昂的树。

我给自己挑了个地方，照得到太阳的地方。

皇陵阴冷，少有这么好的阳光，太妃不在身边，这就是我的神仙日子了。

我一边晒太阳一边偷偷笑，真好，说不定过段时间可以见爹娘哥哥妹妹他们，他们定然是要夸我长高了。

李公公说得不打假，陛下是真的忙了一下午。

虽然我也站了一下午，但是我站得很开心。

太阳移，我也跟着移。到了半下午的时候还换了个面，要晒得均匀，晒得不匀称了也让人不舒服。

后来，赵岐告诉我说，从我选定地方站好他就看见我了，他还看见我跟着太阳一起动，像个别致的报时器。

我听了也没觉得不开心，想想自己一边站一边晒太阳的样子，我也偷偷笑出声。不像报时器，像个小傻子。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赵岐出来了。

「参见皇上。」我一边行礼，一边打量他。

他真的好高，跟二哥哥一般高，不比二哥哥那么风流懒散，他仿佛天生就带着九五至尊的贵气。

「免礼了，不陪太妃，来干什么了？」

我发现他的声音也很好听，让人心里痒痒的。

「我来干什么了？我来晒太阳了。」我心想，当然，这话我是断断不敢说出口的。

「来给陛下送些吃食。闲来无事，跟小厨房的姑姑学着做的。」

其实赵岐也不知道，为什么太妃有那么十足的把握，明明知道自己清楚她的目的，还断定自己会娶这个女子，或者说，不止是娶，更是交心。

眼前人的这一句话，他便明白了，这样的女子，没有人会不喜欢。

不仅是最漂亮的金丝雀，还会唱最好听的歌。

他听出这小姑娘后一句的「跟小厨房的姑姑学着做的」带着和前一句全然不同的感情。

小姑娘当时该是很开心的，仿佛能让人看见她忙里忙外的娇憨样。

3

自从上次太妃派我去送了吃食，我又连着去了两天。第四次送吃食的时候，太妃不叫我去。

其实，太妃第二天的时候就嘱咐我，每天少站一刻钟。不过最后一日，太妃嘱咐我站了和第一天一样久。

我觉得，太妃要是去外面开个学堂，专教女子如何讨得上人喜爱，一定能名满天下。

第四日的时候我还是站到了太阳落山，也没见着赵岐出来。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也不是怕见到他。我有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怕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我进宫满一个月的时候，是太后的生辰。

太妃要我弹箜篌，我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箜篌了。

有一天，我跟着宫女姐姐排节目的时候，太后来，她说她是听着这曲子的声音来的。

我其实一入宫就拜见了太后，只是她那时候坐得高，叫人不敢亲近。

太后笑起来像极了赵岐，不对，是赵岐像极了太后笑起来的样子。

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没得着什么宠爱，但养出了一个好太子，还把后宫治理得不错。

太后笑着对我说，这便是周家的姑娘吧。

我一边行礼一边回答说是。

「好孩子，再弹给哀家听听。」

我便又操起箜篌，给太后弹了一曲。

太后对我说，果真是少年人，曲子弹得好，也不感时恨世。

那一天我也开心，太妃从不曾夸过我，太后是这些年来第一个夸我的人。

太后眉目慈祥，像极了我娘亲，只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娘亲了。

等到了太后诞辰那一天，我排在后面表演。

太妃没有出席，却千叮咛万嘱咐我不可迟到，不可早退。

赵岐说今天是家宴，一边吃一边表演就行。

我知道的时候可开心坏了，太妃不在，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我也不必因为表演一直拘在宴厅后面。

我看赵岐的时候，就像是看到了我的神。

我快快乐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其实太妃交代过我，要吃得优雅，还专门派了她最喜欢的宫女姐姐来看着我。但是我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不把握机会，还等到什么时候？

宴会开始之后，莲叶羹、梅花香饼、玫瑰酥、翡翠芹香虾饺皇、招积鲍鱼盏、水晶冬瓜饺，这些菜一道一道地上。

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仿佛回到了还在金陵的时候。

太妃教给过我很多吃食的姿态，但是那是在皇陵的时候，道具不是粗米饭就是青菜叶。

和眼前的佳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且，我一直都没有什么心思嫁给赵岐。

我想回家，回金陵。

想这些做什么？不想了。

我一会夹一筷子虾饺，一会舀一勺莲叶羹。到了之后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啃梅花香饼了。

我吓得赶快坐好，生怕赵岐一个不高兴哪天告诉了太妃，要我和太妃反目成仇。

我偷偷转过身子看向赵岐的时候，发现他正在看我。



直愣愣地看我。

看到我看他的视线，他还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梅花香饼。

我的脸一下子烫了起来，不敢看向他，也不敢再吃东西了。

我坐立难安地等着管事姑姑来叫我去准备，还不停安慰自己，赵岐应该是恰巧把目光扫向了我。

挨到管事姑姑来的那一刻，我真真的感觉解放了，恨不得自己可以飞到后台。

在后台坐着的时候我便想通了，赵岐不喜太妃，并且不喜太妃有意叫他娶我这个决定，他断然是不会找太妃提起我的，他可能只是单纯逗一逗我，不过没关系，他厌恶了我我也不在意。

想到这我又很开心了，要给太后弹祝寿的曲子了，我喜欢太后，因为太后像娘亲。

我登场了，弹了娘亲教给我的曲子。

只是越弹到后面，越觉得想金陵的家人了。曲子结束后，我匆匆忙忙行礼，在太后的生辰宴上掉眼泪是不祥的。

透过袖子，我偷偷看到赵岐和太后举杯而笑，他们两人在亲昵地说些什么。

我突然很难受，嗓子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原来我这么羡慕赵岐啊，他有娘亲在身边。

我真的好羡慕他啊。

我回到位子上，看到新上了一道灌汤包，这是我们金陵的菜，我认得。

我的眼泪一下子便不受控制了，我赶快低下头，想些好的事情让自己开心。

太后说她乏了，这场子留给我们了。

我赶快跟管事姑姑说，我也乏了，便先回去了。

我想，太后走了，这不算早退吧。

我支走了宫女姐姐，一个人在皇宫晃着，看着天上的月亮，想到，金陵的月亮也是这般。

我合起手，祝愿父亲安康，母亲安康，大哥哥安康，二哥哥安康，祖父安康，大伯安康，二伯安康，等等等等。

若是新添了嫂子和侄子侄女，他们也要安康。

我刚想放下手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在咒朕？」

我吓得赶快往后看。皎洁的月光下，赵岐在那站着。

我忘了行礼，赶快说：「没有没有，我不敢。」

我不想见到他，他一出现我便又开始想金陵的家人，他有的，我没有的。我本以为我们都是苦命的人，后来才发现，太妃、太后、他、我，苦命的都只是我自己。

嗓子越加难受起来，他又不回我话，我只好接着跟他解释：

「民女真的没有咒陛下，陛下不要说笑了。」

「为何委屈？」

「陛下说什么？」我呆愣愣地看着他。

「朕问你为何委屈？为何在宴会上不开心？为何在这委屈巴巴地一个人待着？」

在宴会上，赵岐先是看到小姑娘一个人突然没了兴致，眼睛也委屈，小嘴也委屈。

然后便见人走了出来，一个人在月下站着。

现在还含着小泪花看着他，同他说自己没事。

赵岐觉得很生气，本想夹块梅花香饼逗逗人，结果人好像生了气，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气他。

他有自知之明，这小妮子这会对他没感情，不会因他委屈成这个样子。

赵岐也知道自己不该来，这姑娘要是同周太妃一个脾性怎么办，自己这不是上赶着往坑里蹦吗？

但是赵岐没办法，他没哄过人，小姑娘那个样子，想让他本能地把人揽到怀里，她说什么自己便应和什么。

「陛下，我想家了。」我轻飘飘地对他说。

赵岐还是直挺挺地站着，高大的，好看的。

「本以为是朕气着了您，没想到是因着想家了。朕，没法子做什么。」

赵岐不知道这姑娘是真情还是假意，若是假意就是最好了，无非就是想得到他的垂怜。若是真情，那也不能召人从金陵来，那样的话，她家人见了周太妃，对她来说，百害无一利。

赵岐很头痛，治水、植树、练兵、征战，什么他都可以学，唯独这个姑娘，他不知道怎么处置是好。

说完话，赵岐便转身走了。他太高，我看不清他的神情。

我叹了一口气，心想：「他是陛下，没什么会为我做的再正常不过了，我也没指着他做什么。」

太后娘娘的生辰宴后不几日，赵岐便下了旨，封我为璋柔郡主，给我批了太妃旁边的一处院子。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但是得了那一点点略微的自由，我很开心。

有一天，太妃把我叫了去。

太妃说敬事房派了通人事的宫女，今晚要留在赵岐那里侍寝。

然后又给了我几本孤本，要我给赵岐捎过去，在他那待上一会。

我能看出来，太妃要我带过去的孤本定是极好的。

太妃还跟我说了许多话，什么要让陛下知道了房事的美妙我才有机会，什么陛下就算念着情分给抬了名头也没什么大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太妃要说这些带着安慰性质的话，可能太妃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天生喜欢皇帝。

我带着那些孤本去找了陛下，经过通传，第一次踏进了御书房。

陛下坐在主位批改奏章，我被安排在旁边的小桌子上。桌子上有笔墨纸砚，比我住处的好上许多。

我一进来，李公公就从我手里接过了孤本。我坐在座位上，想着画些什么来打发时间呢？

我画了印象里和哥哥们放风筝的场景，二哥哥拉着我，大哥哥牵着线。我们的风筝飞得很高很高，比树要高，比这宫里的城墙也要高。

等我全身心从画里抽离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赵岐已经在看那些孤本了。

他看我放下了笔，便同我说：「要什么赏？」

我有些不解，为什么赏我？因为我跑了个腿？还是因为别的？

赵岐可能是看出我的疑惑了，低头笑了一下，对我说：「因你聪明，所以要赏。」

我明白了，我在同赵岐做戏，他也在同我做戏。

我为了完成太妃给的任务，他为了保天下的安宁。朝堂好不容易肃静，周家却是休养生息了数年，他不愿再生事端。

我像是找到战友一般，想了想，同他讲：「想要芙蓉酥。」

「准了。」

为了不被太妃发现，我留在赵岐这里吃芙蓉酥。

我一边吃芙蓉酥一边感叹，今天真开心，用了上好的笔墨纸砚，还吃了芙蓉酥。

正觉得开心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赵岐。不知赵岐喜不喜欢今天晚上安排的事，就算是喜欢，被人安排着的感觉也不好。

在我这里，赵岐一直是个好人，好人，可怜人。

我把手里的芙蓉酥递给他：「你吃。」

他有一点惊讶，笑了一下，问我：「为什么给朕吃？」

奴才丫鬟都退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赵岐吃芙蓉酥，只是想给他吃而已。

我往前递了一下，同他讲：「赵岐，你吃。」

后来我才想明白为什么赵岐当时那么震惊，这么多年了，怕是没有人叫过他赵岐。

等他从我手里接过芙蓉酥并且派人把我送出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感慨，幸好脑袋还在。

赵岐真的是很惊讶的，这只漂亮的雀儿叫他时把他的名字拖得很长，赵岐其实想跟她讲，再叫一声。

那是第一次，赵岐想，如果她不是周家的女儿多好。

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两个通人事的姑娘被带到了赵岐这里，两个人都带着丰腴的风情。赵岐却想，若是那个小姑娘穿了这衣裳，定像个唱大戏的，滑稽得可爱。

倒是更想让人搂过来抱抱。

赵岐暗自笑了笑，太妃不愧是太妃，吩咐小姑娘在他这待一下午，到了晚上，凭空让人觉得心里痒痒。

「太后挑的人？」

「回陛下的话，是。让奴婢为您宽衣吧。」

赵岐揉了揉眉：「去跟太后讲吧，就说朕明白她的意思，让她不必忧虑。」

第二天白日里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才不禁感慨，太后也不愧是太后！若是陛下昨日留了那两人，就是在打太妃的脸，陛下留了宫女也不肯留我。若是陛下没有留那两人，又说明陛下也不是什么人都要的，也是在打太妃的脸。

我一边感叹太后和太妃两人的恩怨，一边又觉得这些事情，太妃何必勉强呢？

赵岐以后三宫六院，少我一个如何？多我一个又如何？

我也明白，赵岐有没有我不重要，但是朝堂有没有周家很重要。

我慢慢往太妃的院子里走着，不知道太妃会对这些事情做什么反应。

出乎我意料的是，太妃平静得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按照我的估计，太妃倒也不会动怒，但是太妃一定会有别的办法，不白白吞下这口气。

太妃真的没有交代我任何事，不一会就叫我回自己那里去了。

走的时候，我看到管事姑姑带着太医院给我把过脉的太医快步走来，我悄悄回头看，姑姑和太妃在商量着什么，太妃的表情很是轻松。

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直觉告诉我，太妃肯定是在策划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太妃能干什么呢？

我想到了。

太妃是要给赵岐下药，然后赵岐抵不住药性，临幸了身边的人，太妃一比较，就觉得我比那些人好上许多，便也会劝着陛下接受我了。

我的天，太妃不愧是太妃，我该怎么告诉赵岐？

太妃为什么不安排我去找他了呢？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不能慌，赵岐的命运把握在我的手里。

我不知他是否看中这些事，但被人暗算下药总归是不开心的。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急得团团转，往外探头的时候，突然看到太妃身边的宫女姐姐来了，赶忙站好。

她对我说：「太妃安排郡主去拜访太后，陪她聊聊天，解解闷。」

我一下子想到，昨天出了那样的事情，赵岐下了朝大概率是要去找太后的，我这样去，也就是大概率可以遇到赵岐的。

我赶快答应下来，一刻也不缓地带了人往太后娘娘那儿去。

我匆匆忙忙往前走去，都快要小跑起来的时候，看到赵岐和下人们迎面走来。

他这是从太后那儿出来了。

我赶快走到他面前，快地行了个礼，定定看向他，看向我们身边的人。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笑了笑，说：「你们都退下吧，我有事情交代郡主。」

他还有心情笑，我都快被他气死了，他还有心情笑。

我看他们都退下了，便走近他面前，小声小声地说：「陛下，你今天要小心一点。」

他俯下身子往我这儿靠了靠，对我说：「为何不唤朕的名字了？」

他还有心情想这些？我气得脱口而出：「赵岐，你不要笑了，认真一点。」

我转过头好好打探了身边一周，压低声音接着对他说：「我觉得有人可能要害你。要害你知道吗？害你。」

「朕知道，每天都有很多人要害朕。」

我忍住上手打他的冲动，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对他说：「是太妃，太妃不喜被人摆布，她要对你下药，下药，那种药，不好的药。」

他突然看向我，我发现他的眉毛也好看，像远处的山峦。

他对我说：「何以见得？」

我蹙着眉看着赵岐，发现他也平静得不正常。

然后我发现他的眉毛一抖一抖的，原来他一直在忍着笑。

我拼命回忆各种细节，想证明给他看，我没有骗他。

但是我平静下来一想，好像这真的只是我的猜测。

我把头埋得很低很低，脸上开始发烫，赵岐肯定在笑话我。他是个坏人。

我正在苦思冥想个理由让他忘了今天的事时，突然听到他说：「多谢郡主了，朕记住了。」

我有点不知所措，有点惊奇地问：「你信了啊？」

「信了。」

他好像换了一口气，对我说：「璋柔，看朕。」

我不明所以地看向他，看到他慢慢靠近我，对我说：「谢谢璋柔。」

他一说话，总是弄得我心里痒痒的。

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开心了起来，同他讲不用谢的，我要去陪太后聊天啦。

跟他告别后，我觉得天也蓝了，草也绿了。

5

赵岐只要一想到小姑娘皱着眉跟他说，有人要害你，他就觉得凭空地高兴。

他知道小姑娘面子薄，估摸着是不愿他再提这件事的。

这些日子，边关生乱，他提拔太傅家的儿子押粮草去西北。

太傅一家得势，对外拒绝了所有有意求娶自家女儿的人。为的，便是将女儿送入后宫。

本以为太傅一家恪守本职，儿子又是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没想到却是个眼光不长远的。

提拔一次便耀武扬威，最好是太傅一家做事不过脑子，若是背后得了谁的支持，那也足够赵岐头疼一会儿。

陛下同沈相商量后，由沈相在朝堂提出选妃一事，赵岐第一次没有在朝堂上直接拒绝。

边关有乱，选妃只是暂时压制太傅一家的权宜之计。

为了稳住局势，沈相家的女儿沈星移暂住皇宫。

赵岐把她放在我旁边的殿中。

那天回来后，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深思熟虑后，我把那天的原因都归结成我看话本子看多了。

再然后就听说沈家的女儿要住在我旁边。

我开心地，日日等着她来。

我专门找宫女姐姐打听过了，沈相忠君尽职，能力出众。沈姑娘品行兼优，温婉善良。

对了，赵岐称帝初期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同沈相有着相当频繁的往来。有些不得已的时候，沈相便带上了家里的小女儿，也就是沈姑娘。

换句话说，赵岐和沈姑娘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我已经很久没有朋友了，虽然太妃一遍又一遍交代我，要拿出对客人的姿态对沈姑娘。

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她的到来。

我拉着年长的嬷嬷跟我讲了许多关于沈姑娘的事，沈姑娘长大后第一次出席活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名满京城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展示自己的作画能力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参加诗会是什么时候.....

虽说现在的社会不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沈相竟然允许自己的女儿有如此的风光。沈相虽不至于位高震主，但是如此的权势再加上如此夺目的女儿，总归不是好事情。

更何况，沈相一向为人朴实低调。

所以说，答案其实很明显，沈家的这个女儿是留着坐后位的。

其一，不管是谁家的女儿，想执掌凤印，都得先比一比，自己跟沈星移有没有可比性。

其二，这中间若是有什么不可控的因素，沈家的女儿也还留了一手后棋。

沈星移不少风光的机会，都是皇亲国戚家举行的宴会。

我想，这本身就是赵岐和沈相默许的。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时间多么着急，封有地位有才谋的沈星移为后，谁都指责不得半分。

我觉得，沈姑娘，也是个可怜人。

沈姑娘来的那日，我带着自己喜欢的礼物去见了她。

沈姑娘真的如同宫女姐姐告诉我的一样，亲近人意又善良大方。

等她空闲下来之后，她便邀请我去喝茶。

她一边沏茶一边笑着对我说：「在太妃身边待了那么久，辛苦若若了。」

我抬头直直地看着她，这话说得有些大不敬的意思在里面，是谁要她来敲打我呢？

我把这些心绪都先压下去，敛了敛神，对她说：「这些年来苦练琴棋书画，姐姐也辛苦了。」

听到我的话，她轻轻地笑了出来，对我说：「陛下没有说错，周姑娘是个聪明的女子。」

我不知道她对赵岐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道赵岐对她是什么想法。

那一日初见沈姑娘后，赵岐派人带话过来，说是可以同沈姑娘交好的。

我觉得赵岐没有什么骗我的必要。

于是我们便闲聊了几句，我发现沈姐姐并没有那么抵触我，而且她真的是学富五车，不管我们说什么，她都能好好地解答我的问题。

我感受得出来，她也在认真地同我交好。

6

「陛下是对的，周姑娘不同于周太妃。她谁也不依附，只是依附金陵周家。」

赵岐看着眼前的沈星移，想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个小姑娘了。

那个小没良心的东西，说了好几回他这的芙蓉酥好吃，这些日子却也没来过了。

「朕同你说过，是沈姑娘自己不信。」

沈星移轻轻笑出声来：「臣女没有不信，只是好奇，陛下夸赞聪明的女子，是有多聪明。」

赵岐想到了那个小姑娘的模样，聪明的，傻傻的。

然后交代道：「你不要吓到她，她还是个孩子心性，你不要总对她绷着一张脸。」

沈星移道：「不管陛下说什么，事实是，臣女如今每日下午都和郡主处在一起，想来郡主是喜欢臣女的，而且臣女也很喜欢郡主。」

赵岐的眉头突地跳了跳，他揉揉眉，对沈星移说：「你今日下午回沈府一趟吧，想得你也是想极了家人的。」

沈星移一边编排陛下竟如此小心眼，一边领了命回沈府看看。

7

我听到沈姐姐出宫回家了，有点失落。

一来是没有人陪我玩了，二来，二来便不想了。

沈姐姐是我长大后的第一个朋友，她开心，我自然也是开心的。

还没到中午，太妃就召我过去，叫我下午去找赵岐。

她这么一说我才突然想到，我许久没有见过赵岐了。

赵岐忙着政事，我又结识了沈姐姐，倒也忘记了许多没见他这件事。

一到下午，我便提着太妃给的东西去找了赵岐。

他还是安排我坐在上次的地方。

他问我道：「近来可曾开心？」

我认真地点点头：「回陛下的话，开心。交了沈姐姐这个朋友。」

他又问我：「可曾喜欢她？」

我笑着点点头道：「沈姐姐是我长大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他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笔，把李公公叫来，对他说：「吩咐下去吧，芙蓉酥不用做了。」

我瞪着眼睛不解地看他，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

他的声音一下子冷了好多，同我说：「自己想。不拘什么时候，想对了告诉朕，朕吩咐他们接着做。」

我也干脆放下了笔，托着下巴想，为何几句话的功夫赵岐就变了脸色。

赵岐坐在主位，看着旁边的小姑娘鼓着腮帮子想事情的样子，觉得可爱极了。

像只小仓鼠。

他觉得身心舒畅，奏章批改得也格外轻松，可以暂时放过小姑娘不把他当朋友的事。

他正准备开口吩咐人接着做芙蓉酥的时候，小姑娘突然对他说：「赵岐，太妃说了，你算是我表哥。」

赵岐觉得这姑娘可能是故意的，因为他现在就想一把把人抱过来，拦在桌子前，听她一遍一遍叫表哥。

我刚刚想了半天，一句话一句话地分析，大概算是知道为什么赵岐不开心了。

因得我称沈姐姐是我长大后的第一个朋友。

赵岐对我很好，我们还是「同道中人」，虽说我觉得自己错不致让他如此生气，但是还是想了半天该如何同他解释。

于是我便想到，太妃说，我可以唤赵岐一声表哥的。

赵岐听了我的话后，伸手作势不叫我再说话了。

他是陛下，不让我说话那我就不说了。

然后对我讲：「朕一会就吩咐人接着做芙蓉酥，还想要什么，讲吧。」

竟是真的因为这个，赵岐，小气鬼。

我想了半天，对他说：「想要出去看看。我还没有转过京城，下次沈姐姐回家的时候，带上我可以吗？」

他看了我一会，笑了笑说：「好，朕允了。」

赵岐是第一次觉得，小姑娘的思维太跳脱也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他很受用，但是他确实怕极了小姑娘再脱口而出一句「赵岐哥哥」什么的。

若是那样。

赵岐已经可以想到他晚上失眠至凌晨的场景了。

8

待沈姐姐回来后，我便兴奋地同她讲了赵岐许诺我要她领我去京城转转的事情。

后来沈姐姐去找了赵岐，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就定在下个月 15 号了。」

我像是吃了芙蓉酥一样甜滋滋的，想赶快跑回去挑件最好看的衣服，又想拉着沈姐姐不放手，让她告诉我京城有什么好玩的，我都要去玩一遍。

9岁到皇陵之后，我就很久没有玩伴了。

对不对，我有玩伴的。

树，草，花，脑袋里的小人。

我每年都把自己靠在那棵最高大的树上，刻下自己的身高，虽说很多时候我根本看不到自己去年，前年，或者大前年刻下的线，但是我总感觉自己就是长高了。

我有时同那些花花草草玩，我还找了个头差不多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大哥哥，一个是二哥哥。

我还拿着盒子装好了那些落下来的花瓣，偷偷把他们碾碎，会出来很好看很好看的颜色，我害怕太妃吵我，从不敢往指甲上涂抹。

但是在我心里，早已经尝试了千次百次了，定然是好看的咯。

我还拿木棍在土地上画画，画那些不敢画在纸上被太妃看到的。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还会编故事，我编了一个叫阿有的女孩，她什么都有，所以叫阿有。

她有很多很多人爱她，很多很多好吃的，还放过很多很多次风筝。

什么时候再睡不着了我要接着给她编故事，让她也尝一尝芙蓉酥，还要让她见一见赵岐和沈姐姐。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到了要出门的前一天，我特意找了沈姐姐，让她不要来找我，我要睡一整天，那么重要的日子，我才不要打瞌睡。

许诺的那一天来的时候，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裙子，让宫女姐姐给我梳了最好看的头发，安安静静地坐在殿里等沈姐姐来。

到了巳时（上午 9 时到中午 11 时），沈姐姐还没有来寻我。

我有一点害怕，我怕沈姐姐忘了我，可是到了这会，我又不敢断然去寻沈姐姐或者赵岐。

我更害怕是他们骗我。

我想好了，我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着沈姐姐来寻我，若是没有等到，那也是沈姐姐太忙了，暂时忘记了。

就在我忙着寻另一种说法安慰自己的时候，沈姐姐带着人匆匆忙忙赶来了。

她拉着我的手，告诉宫女们：「我今日得了陛下的旨意，要带郡主回沈府看看，不仅有我身边的下人，还有沈府的护卫跟

着，你们无须跟着了。若是太妃问起你们为何不跟着去，说我的原话就行了。」

我不自觉地咧开嘴角，跟着沈姐姐往外走去。

到了外面要上马车的地方时，沈姐姐要我和她分开坐两辆马车，她也并没有给我问问题的时间，顺手一推，便把我推向了前一辆马车。

我觉得可能是沈府规矩多，小心翼翼地扶着宫女姐姐的手上了马车。

还没完全掀开帘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马车里的阴影，都没来得及仔细看，马车里就有人把我拉了进去。

「马车里有人。太妃的人？太后的人？沈家的人还是赵岐的人？」我心里想道。

我一瞬间不安起来，我自己无非是惹太妃一顿吵，往后不再想着出宫，只是该怎么为沈姐姐和赵岐解释？

我抬头看那人的时候，才发现那竟然是赵岐。

我一下子惊慌起来，刚刚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惊慌。

「参见陛下，陛下怎么在这里？」我都不敢大声讲话，生怕被别人知道了。

「朕答应你的，转京城，自然是朕带你转。」

我晕晕乎乎地坐在有点狭小的马车上。

看着赵岐，想说话，又不知说些什么。

我发现赵岐也在看着我，我还没有开口，他便问我：「为何眼睛红红的？」

我下意识地揉了一下眼睛：「没有啊，没有吧。陛下你看错了。」

然后他开始盯着我看，我感觉被他这么看着，整个脸都得红起来。

他对我说：「是不是朕刚刚拉你的时候手劲太大了？」

赵岐看着小姑娘有点红的眼睛，开始后悔自己是不是没个轻重，给人拉疼了。

刚刚握住小姑娘手腕的时候，他恨不得多多感受几下，柔柔的，软软的，小小的。

自从允许了小姑娘逛京城的愿望，起初他只是有些批不进去奏章，后来当「自己亲自陪着小姑娘逛京城」这个想法出来后，他才明白，自己这是因得她才这样的。

为了能空出这一天的时间，赵岐忙得没日没夜。在宫里见着她，也只是匆匆打个招呼。

赵岐没什么跟小姑娘相处的经验，昨日还特地召了自己已成家的好友询问跟小姑娘相处的学问。

好友告诉他，一切顺着姑娘就行。

结果刚见了人，自己好像就惹着人了。

我看着赵岐，不知道这问题怎么回答。我自小就是这样，手腕上爱留痕迹，便是我自己不觉得疼，看上去也有红红的一道。

而且我能猜到，眼尾那点红应该是刚刚害怕沈姐姐忘了我时委屈劲儿上来导致的。

我不好意思同赵岐讲，支支吾吾，只盼望他能忘了这事。

但是赵岐并没有向我期盼的那样忘了这事，他叫我吩咐侍卫驾车后，又定定地看着我，定要我给他说出什么一样。

后来，我好像听他小小声叹了一口气，说：「璋柔，朕不是故意的，朕只是想把你拉进来，然后不让太多旁人瞧见朕。若是拉疼你了，朕同你道歉。」

我本以为赵岐盯着我看是最让我忐忑不安的了，原来他同我道歉才是最让我不安的。

心跳很快，痒痒的，却又甜甜的。

我赶快同他解释：「赵岐，你不要多想，只是刚刚沈姐姐误了一会时间，我害怕是她忘了我，有点委屈，并不是因你拉疼了。」

我怕他不信，又说：「而且我刚刚不疼，我这手腕就是这样，什么都显，能作画一样。还怪好玩的。」

其实并不是沈星移那边误了时间，是赵岐这有事情挪不开耽误了一会。

他来不及跟小姑娘解释什么，便被她那句「怪好玩的」堵住了思绪。

赵岐认命地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都知道她在阴冷无味的皇陵度过了该好好玩耍的那几年。只是听到人如此说自己可以同自己容易留痕的体质玩，还是难免心疼了一下。

赵岐读过很多书，他知道历次的改朝换代都有无辜的人要受到牵连。

他从前把这当成历史碾过必须要留下的痕迹，但是现在，他却对这个无辜的姑娘满怀愧疚。

从太妃要金陵周氏的女儿陪她守陵时，赵岐就明白，太妃这是要用感情摆他一道。

赵岐从未对这个姑娘做过什么设想，他以为，不管这女子怎样，娶回来放在后宫，周家在朝堂上的作为他可以同她计较，只是他也绝不会因她乱了自己的朝堂。

待到周家失势，若她想要自由，给她便是。

赵岐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应付任何情况。

只是他独独没有想到，若是自己对她生情，一切该如何是好。



赵岐感受着身边人的呼吸的时候，慢慢地就想明白了。

他输给了太妃。

太妃舍得把她放在这样子的局里，生死喜乐都由天。

他舍不得。

9

马车带我们到了宫外的時候，已经可以吃午饭了。

赵岐让我随意挑选，我想吃什么就带我吃什么。

我特别开心，对他说：「我想吃我们金陵的菜！」

他叫了一直跟着我们的暗卫出来，问出了这京城最好吃的做金陵菜的店家。

那些暗卫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自然是好奇极了。

我对赵岐讲：「他们好厉害。」

然后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赵岐拉了一下往前走了。

这果真卖的是我们金陵的菜，我点了所有我喜欢的菜。

每一道我都认识，每一道我都了解。

我兴冲冲地跟赵岐讲这儿的每一道菜，它是什么口味的，吃法是怎么样的，特色是什么，我们那的人喜欢这菜是什么口味的.....

赵岐坐在我对面，一边听我讲，一边附和我。

他总是能问出我想回答的问题。

我还同他讲了许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什么大哥哥偷偷给我带糖啦，二哥哥跟我抢最好的鱼肉啦，都被我一股脑讲了出来。

我是讲完了之后才发觉，自己说多了。

且不说他们皇家有没有什么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我说了这么多自家的事，怕是他也不乐意听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冲他笑笑。

前些日子，赵岐忙着政事，没有同这小姑娘好好讲过几句话。

现在可算是带人出来玩了，结果一出门那人眼睛圆圆亮亮地盯着自己的暗卫，还认认真真地讲什么他们好厉害。

然后这小姑娘就被自己有点孩子气地拉到了这里。

她刚刚在对自己讲着开心的事情。

赵岐很久没有见到她如此开心了，同平日里的开心都不一样的开心。

赵岐体会到了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便对她讲：「不必拘束。刚刚讲的，很有意思。」

听到赵岐这么想的时候，我开心地想要手舞足蹈。

我们吃饱了饭，赵岐带我去楼下结账。

京城的饭菜竟然这么贵，明明只有那么一点，价格却是我们金陵的好几倍。

我想到话本子里的剧情，这种时候，一同吃饭的那个男子就要拿出自己的玉佩给店家了。

我拉扯赵岐的衣袖，对他说：「你要是没有钱，可不要当了你的玉佩，当了我的就可以。」

我害怕店主笑话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赵岐转过头看了看我，也很小声地跟我说：「不必担心，你家公子这点钱还是有的。」

我看着他结好了账，老板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出门。

只是赵岐又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小声对我说道：「这些年宫里从不铺张浪费，省下了很多银子。」

说完后过了一小会，他又补充了一句：「很多很多，特别多。」

我听了之后点点头，也小声地对他说：「那你真厉害啊。」

听了这话的赵岐满意极了。

他说只要是我喜欢的，什么都可以买。不用管太妃吵不吵我，喜欢的，买就是了。

皇宫里有很多好东西，于是我就带着赵岐挑挑拣拣了很多我没有玩过的东西。

竹蜻蜓，玻璃珠，我还试了试推铁环，好玩极了。

若是赵岐没有非要我带上面纱就更好了。他非要说什么街上人多，定要我带着。

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一手拿着糖葫芦，一手拿着糖人，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糖流到衣服上。

赵岐跟在我身后，抱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都有。

我们去沈府和沈姐姐会合，沈姐姐带着探究的眼光想看看我们买了什么。

赵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我身后，大有一种让我挡着他，偏不给沈姐姐看的意味。

我们又上了来时的马车，我伸了个懒腰，问赵岐：「为什么不给沈姐姐看我们买了什么啊？」

赵岐把目光移向我，对我说：「若若，这是我们一起逛京城时买的。」

我那时可能太过劳累了，丝毫没有意识到，赵岐唤我若若。

而且，他还说「我们」，不是「你和朕」，是「我们」。

我觉得赵岐这个样子有意思极了，又开口说：「赵岐，若是有人问我为何买这些小孩子玩的东西，我回答什么好？」

赵岐笑了笑，靠近了我一点，回答道：「你也知道这是小孩子玩的东西。那你说，你准备如何回答？」

赵岐的话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一靠近我我又觉得心跳快快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顺着他的话就开口道：「那我就说，是买给我未来孩子的。」

等到说出了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不合适。

我和赵岐的身份，并不适合谈这样的话题。

我又赶快补充说：「我还可以说是给沈姐姐未来孩子买的。」

我懊恼地低下头，想到沈姐姐也不适合这个话题。

那为何我说话就不过脑子呢？

我转过头，趴在窗户上，闷闷地对赵岐说：「你怪罪我吧。我不是故意说这话的，我就是脑子一快。」

赵岐知道小姑娘是无心，只是这会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



若是小姑娘有了孩子。

不对，应该是若是小姑娘同他有了孩子，那那个小家伙一定很好看，很可爱，还很聪明。

一个可爱的抱着另一个可爱的，说不定他一说话，他们俩都眨巴着眼睛看他。

一个对他笑，另一个也跟着对他笑.....

只是现在，赵岐有些无奈地拍了拍小姑娘的肩，同她说：「朕不会生气的。你就当这几下是朕惩罚你好了，若是外人这样套你的话，若若到时候是要受委屈的。」

我把头埋在胳膊里，对他说：「若若没有，我只是见了你才这样的。」

我听到他笑了笑，说：「嗯，若若最聪明了。」

我闷闷地问：「陛下是认真的吗？」

「朕是认真的。」

我的情绪好了很多，一下子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赵岐一边把人从窗边轻轻拉过来，一边对她说：「若是以后得了机会，还带若若出来玩。」

我顺着他的力气坐好，笑着说：「若是以后有机会了，带陛下去金陵。」

「朕还带若若去放风筝。」

「我给你指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山坡。」

「朕还可以带若若去看朕下令栽的树，他们在北方，护住了很多很多人。」

「若若也可以带陛下去游我们那的灯会，每一年的灯会都热闹极了。」

「那朕还带若若去登山看海，东边的山水波澜壮阔，朕带若若去最名胜的那一个。」

「那我就带陛下看我们那的巷子和园子，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

.....

10

那日回来之后，我睡了最安稳一觉。

再后来，进了十一月，西北传来捷报，镇北大将军攻克了来犯的敌军。

次日，陛下召镇北大将军回京，留至来年春天。

那个月的月尾，沈姐姐出宫了。

我虽很不想沈姐姐出宫，但是我知道，沈姐姐的家是沈府。这世间，本就是哪里也比不过自己家的。

沈姐姐回府后，太妃按照差不多 7 日一回的频率，叫我见着赵岐。

我同赵岐已经很熟悉了。

有一天我给他沏了茶，有一天他教我练了字。

对了，还有一日，他不知为何站在我身后，我转头遇上了他抬手，匆忙之中他扯下了我几根头发。

我一边生气，一边对自己说了千千万万遍，不能说他，不能打他。

那一日赵岐实在是无心，看着人坐在小桌子面前写写画画，他也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只是想走到她身后，逗人玩一下。

没想到自己刚抬了手，碰上了姑娘一回头，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便打乱了她的发髻。

也就不小心，扯下了几根头发。

快到除夕了，他要忙一段时间，确保正月里没什么大事。

镇北传来捷报，他需得见一面镇北将军，同他好好确认镇北的真实情况。

前一段日子重用的太傅一家，赵岐也派人去查了。

赵岐最担心的是太傅一家背后站着周家。

但是暂时看下来，太傅一家没有接触任何周家人，只是有些奇怪地资助了几个科考的学生。

从去年乡试的结果来看，这几个学生是不错的读书人。

那天回来之后，赵岐睡得很不安稳。

他好像知道是什么牵制了自己的思绪，又好像不知道是什么牵制了自己的思绪。

在很深很深的夜里，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想把人娶回来。

不是什么别的层面的娶，是男子倾慕女子想要求娶的娶。

如今西北暂无战乱，朝堂一片安稳，周家暂时不见抬头之势。

如果自己能护得住她，为何不如此？

11

冬天彻彻底底来的时候，我换上了厚厚的棉衣。

赵岐这段时间很忙，我很久没有见到过他了。

我日日拉着嬷嬷同我讲皇家过除夕的规矩，喜滋滋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嬷嬷说，那天的皇宫，是允许放鞭炮的，也是允许互相拜祝的。

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

陛下会先接见大臣，同他们用晚宴。

晚宴结束后，再同自家人用家宴。

那天会来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大臣带着自家的孩子，有了孩子的王爷们一般也都带着自家的孩子。

我便是想一想，就觉得那日是有意思极了的。

除夕那天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闹醒了，一边由着宫女姐姐给我梳头发，一边忍不住地咧嘴笑。

我喜欢热热闹闹的。

我先去找了太妃，同她拜年。太妃不喜热闹日子，没跟我说几句话就要我走了。

然后我又去拜见了太后，太后娘娘同我说了很多话，我也顺着她的话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临走之前，她嘱托我要去今晚的家宴。

今晚的家宴，太妃定是要早退的，等太妃走了，我又可以好好享受美味了。

今天的皇宫很好看，到处都是红纸红灯笼。



下人们也穿得喜喜庆庆的。

有几个认识我的还会同我讲吉祥话，我总是一边眯着眼睛听他们讲吉祥话，一边吩咐宫女姐姐赏他们银子。

我有些刻意地在皇宫饶了好几个圈。

到了御花园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了赵岐。

他今天的一举一动都有讲究。而且，今日，他要忙整整一天。

他站在离我很远的地方。

我远远地同他打招呼。

我们真的隔得很远。

但是我好像看到他笑了。我还看到，他的眼睛在同我说：「晚上见。」

然后我便回了自己殿中，还写了很多「福」字，偷偷找宫女姐姐要了小木棍什么的，做了一盏花灯。

只是不知，有没有机会可以放了它。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随着管事的姑姑来到了举行家宴的地方。

那儿喜气洋洋的，像极了我想象中的样子。

听说今天的菜也是很有学问的，每一道都有自己的寓意。

目的，则都是要祝愿天下平安。

参加晚宴的，有齐王、恭王他们，还有靖远侯、平西候他们.....

太妃果真早早退了场。

刚刚太妃在，我只敢吃些面前的东西。如今太妃退了场，我自然没有什么避讳了。

等到我吃得六分饱时，宫女姐姐突然来告诉我，说陛下叫我不
要吃了，去宫殿后面等他。

我一下子就生气了，一年只有一次的除夕晚宴，说什么不叫我
吃了。

我吃他的东西了吗？

算了，我好像吃的就是他家的东西。

可就算是那样我也很生气，怎么能说不叫吃了呢？

而且，而且我还没有吃饱啊。

我气鼓鼓地退了场，走到宫殿后面的院子里。这里的灯红通通的，窗户上都是窗花，倒也不叫人觉得害怕。

不知道娘亲，爹爹和哥哥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可能在听曲子，不知道今年请来唱曲的人，唱得好不好听。

我定定想着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吓得我赶紧扶住身边的宫女姐姐，才看清原来是个小朋友。

他两只小手抱着我的腿，把脸埋在我的棉衣上，只到我膝盖上面一点。。

我刚想问他，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就听到他说：「娘亲。」

我吓得动都不敢动了，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做什么。

我知道想念娘亲的滋味，有些不忍打断他。

我拉开他的小手，突然听到身后有声音：「臣管教不严，打扰郡主了。」

我转过头看了看来的人，有些背光，看不大清。

再加上我也不好盯着人看，就挥挥手同他说：「不碍事的。」

宫女姐姐把小家伙送到了那人身边，我好像看见，小朋友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再然后，赵岐就来了。

我同他招招手，问道：「赵岐赵岐，你知道吗？刚刚我看见一个小朋友。他跑过来抱着我，你知道他叫我什么吗？」

赵岐有点疑惑地看着我：「小朋友，抱着你？」

我点点头，又开始跟他讲：「对啊，而且他居然……」

我突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吐了吐舌头。

换了个问题接着对他说：「赵岐，你说，这宴会中认识我的都有谁呢？」

「很多人。」

「知道我是郡主，能对上人的呢？」

「也有很多。」

「那赵岐，今天有没有……」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一抬头就看见赵岐正在盯着我看。

「璋柔，是朕叫你出来的。」他对我说道。

「对啊，所以我出来了。」我有些不明白赵岐为什么突然说一句这样的话。

说完之后，我想到刚刚的事情，有点生气，便又补充了一句：「没接着吃。」

赵岐却对我说：「可是你见了朕，问了很多无关的人。」

赵岐见小姑娘离场之后，便同大家举杯，也提前离了场。

刚一见人，就听见她兴致勃勃地叫自己，只是一开口，是无关的人和事。

不过刚刚他发现了，小姑娘好像同自己生气了。

因为，没叫她接着吃东西？

赵岐觉得自己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好地给人顺气：「没有说你吃多了，朕带你去吃旁的地方的好吃的。」

我本来很有脾气地在他表达不满，听到他原来是这样的用意，也顾不上生什么气了。

「真的吗？那咱们赶快走吧。」

赵岐一边笑，一边带我去了他平日里批奏章的地方。

两旁的小桌子都不见了，中间放着涮羊肉的铜锅。

赵岐安排我坐好，吩咐人上来摆东西。

我看着锅里咕嘟咕嘟的羊肉，和面前含着笑看我的赵岐。

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我觉得在我心中，可以把他跟他们划作同样重要的了。

后来，我一边呲溜呲溜吐舌头，一边接着跟他讲我遇到的小朋友。

他告诉我，那应该是镇北大将军，那个小朋友是他的儿子。因他有功，所以特地赏了他留下一同吃晚宴。

他还说，大将军和妻子本是青梅竹马，因妻子体弱留在了京城，最后因为内政上面的一些牵扯，冬日生病时没及时救治便去了，于是就留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我有些伤心，不知为何，我觉得赵岐也有些伤心。

我知道内政的斗乱不比西北的厮杀，再好的君王也有顾及不到的时候。

我不想他不开心。

我给他唱了我最喜欢的昆曲。

他不知道，这是我家每年除夕都要请人唱的。

他好像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我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12

正月之后，赵岐又忙了好一段时间。

我也就又有好一段时间只是匆匆见他一面，说的话便是同他打招呼。

到了立春那日，天气暖和一点了，但是只有一点。



赵岐召集了大臣们，进行年年都会有的春耕礼，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太妃特意交代了我，要我做些春卷，挑些鲜嫩萝卜，日落时分去找赵岐。

这是我们金陵的习惯，为的，也是保佑五谷丰登。

这条去找赵岐的路，我已经走了很多次了。现在想想，好像每一次都很开心。

我见到了赵岐，他好像真的很辛苦的样子。

我赶快拿出了好吃的春卷，还有萝卜。我慢慢地讲给他听，祖父说了，祖先便是在立春这日吃春卷，咬萝卜的。

祖父是个有意思的小老头，只是若是牵扯到了祖先，祖父一下子就变得严厉极了。

我从没有跟祖父说过，我不喜欢吃萝卜。

我怕赵岐也不喜欢吃，但是因得我在这不好驳了我的面子，而且我刚刚又稀里哗啦说了一堆这样怎么怎么好，他大概率是会硬着吃下去。

想到这，我赶快上手那过来了那一小碟萝卜，一边吃一边认真地想，上天有神明的话，一定要保佑天下风调雨顺。

这碟萝卜的味道有点辣，我一边狠狠地想，往后再也不吃萝卜了，一边又很开心，幸亏刚刚没有给赵岐吃完。

赵岐最近的确很忙，朝堂上出了些莫名其妙的事，他不得不谨慎一点。

但是如今，看着小姑娘鼓着腮帮子要萝卜块的样子，赵岐觉得，如果是为了护得住她，好像再辛苦一些也可以。

他开口道：「璋柔，明天朕带你去放风筝好不好？」

我有些不敢相信，赵岐是说，明天要带我去放风筝吗？

我咽了一下口水，小心翼翼地同他确认道：「陛下是说，明天带我去放风筝，是吗？」

我生怕他下一句说什么「是璋柔听错了」。

但是他点点头：「对。」

我赶快也点点头，很快很快地。

今天带着的步摇晃出来很好听的声音，让人开心的声音。

「一言为定。赵岐，你不要反悔。」我说道。

他笑了一下，说道：「朕猜到太妃今日会叫你来，这并不是朕刚刚突然有的想法。」

他同我做好约定，明日带着宫中现成的风筝，在宫外一处春游的地方等我。

我到了约定的时间上有沈府标志的马车，马车会带我去到那里，对外人说是去找沈姐姐便可。

我回去的路上，还是觉得有些似梦似幻。

但是想到刚刚赵岐都同我拉钩了，定然是不会骗我的。

而且，他也不会是拿我取乐的。

一回到我那，我便赶快跑到了小厨房。

我要做两块山楂糕，一块给我吃，一块给赵岐吃。

春日里出去玩，我最喜欢山楂糕了。

立春的后一天，一到卯时（早上 5 点到早上 7 点）我便醒来了，站在窗外，悄悄期盼今日可一定不要下雨。

到了辰时（早上 7 点到早上 9 点），都不见要下雨的样子，我开心极了。

我早就穿上了好看的衣服，就等着时间到，可以坐马车去找赵岐了。

上了马车之后，我也不知怎的，控制不住自己想要笑的嘴角。

从前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带我去放过风筝，大哥哥很厉害，二哥哥不厉害。

可纵是二哥哥放不起来，也有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若若你看，是二哥哥的风筝同大哥哥不一样，不怪二哥哥」，或者是什么「若若你看，这风向又不一样，二哥哥放风筝的本事被这天气给埋没了」。

这么一想，我便想到了，赵岐久居宫中，怕是也不擅长放风筝的。

我要想很多很多话，若是赵岐不擅放风筝，便一句一句说出来，定不叫他觉得丢面子。

一下马车，我便看见了赵岐。

他拿着一个大大的风筝，在等我。

等到他遣散了下人，只留了几个站在远处，我才发现，赵岐竟如此擅长放风筝。

今日风不大，可是风筝却被赵岐三下两下放起来了。

我兴奋地鼓着掌，然后便跟着风筝一起跑。

我自然是跑不过它的，不一会便累了。

赵岐叫下人先收好了风筝，他跟我说，这里风光很好，可以同我走走，便当作是踏春了。

我点点头，问出了刚刚一直想问的问题：「赵岐，你经常放风筝吗？」

我感觉他好像很开心，脚步也轻快了一些，他同我说道：「璋柔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便顺着他的话答道：「自然是不敢相信你如此厉害的意思啊。」

赵岐听过很多人夸他，不过那大多是虚情或者奉承。

但是小姑娘和那些人都不一样，那道声音脆生生的，凭空就想叫人骄傲。

他答道：「那小生在此多谢郡主夸奖了。」

原来都是我错怪赵岐了，他有千千万万种方法，让我心跳由不得自己。

我挥挥手，傻笑着同他说：「该夸该夸，不必放在心上。」

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问了一句：「赵岐，你是不是同很多人踏过春，放过风筝啊？」

「何出此言？」

我有点不开心，不知为何，这话在我听来就是一种变相的承认。

太妃这两天同我介绍了很多达贵家的女儿，什么御史家的女儿，太尉家的女儿.....

听着太妃的意思，好像择日我们就要姐妹相称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赵岐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堵在我的喉咙里。

我想了一下，若是赵岐真的同她们出来玩，我往后说不定也可以同她们玩。

赵岐也是少玩伴的人，我不能无理取闹。

想通之后，便没有什么不开心了，我对赵岐说道：「我没有别的意思。而且若若刚刚想到，以后可以大家一起出来玩。我喜欢热闹的。」

赵岐觉得小姑娘的心思真的着实有意思，便是闲下来什么都不做，只是听小姑娘一会说这个一会说那个，都是有意思极了的。

赵岐俯下身子，看着眼前人，认真地说：「璋柔，朕不曾同他人出来放过风筝。」

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惊奇极了，这要是给我二哥哥知道，还不气得吃不下饭？

我控制不住思绪地开心起来，可能是因为想到二哥哥了吧。

赵岐像是捕捉到我的开心一样，对我也笑了笑。

「若若可知，朕为何不同他们外出放风筝？」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便摇摇头道：「不知。」

赵岐定定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同我解释道：「因为他们不是你。」

我一下子就愣在了那，不知说什么好。

不知说什么，来掩饰自己的开心。

我由着赵岐带我到了一处亭子，我同他分享了山楂糕。

他说很好吃。

我说了很多小时候放风筝的趣事。

他说了很多他昨日专门在藏书阁找到的游记，上面写了很多放风筝的技巧。

他也没想到，今日如此顺利。

我又跟他讲，我先前准备了很多话，为了安慰他不要因放风筝不好而不开心。

他也跟我讲，他也准备了很多话，为了安慰我不要因为想金陵的家人而不开心。

13

2月14日，陛下召我。

我很惊奇，因为这是我入宫几个月以来，赵岐第一次召我。

而且让我更惊奇的是，太妃居然什么都没有吩咐，什么都没有交代。

于是我便带了人，去找陛下。

进门之后，一眼就看到堆满奏章的桌子。

「赵岐近来很辛苦啊。」我心想道。

接着安安静静地走到他跟前。

他放下了手里的笔，揉了揉眉，问我说：「若若，想不想回家看看？」

我不知道赵岐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赵岐说的「回家」和我心里认定的「回家」是不是一个意思。

我更不知道赵岐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只是那一瞬间，突然有很多问题堆在我心口。

是不是有人上奏，我久居宫中不合适？

是不是周家生了什么变故，是金陵周家还是京城周家？

是不是太后要我离开这？

是不是选妃马上开始了？

是不是赵岐受到了什么压力？

我的心里开始细细密密地紧张起来。

而这些日子下来，我竟不知任何有关这局势的事情。

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赵岐说：「若若不要多想，朕只是想你开心，所以同你提起。」

我不知要说些什么，不知做什么好，不知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看见赵岐低头皱了皱眉。

他说：「璋柔，朕可能最近批多了折子，对你说话时语气不太好，有些吓到你了。」

趁着这个功夫，赵岐叫人上了刚做好的芙蓉酥。

他接着说：「若若真的不必多想，朕以为，回金陵看看，会叫你开心。」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真正正意识到，赵岐说的「回家」便是我从来不敢想的「回家」。

莫大的喜悦冲上我的脑袋时，我有些晕乎乎的。

我咬了一口芙蓉酥，一字一句地跟赵岐确认道：「陛下真的是认真的吗？而且，而且太妃是定然不会允许我回去的。」

赵岐叫人来给我沏了一杯茶：「所以今日朕把你召来。」



他解释说：「明日恭王妃在皇宫里设宴，邀了京城达贵参加。其间设下一些答题的玩意，按照往年的规矩，拔得头筹的人，能去朕放宝贝的库房里转一圈。不过今年，便给它改成准一个心愿好了。」

我刚开始听的时候，一边点头一边觉得有道理极了，只是听到后面便听出来了，还要拔得头筹。

我又一下子陷入了苦恼，我该怎么同赵岐说呢，可不要对我有那么大的自信，因为，因为我并不擅长这类事情。

我连赵岐这的芙蓉酥都吃不下了，一边有点不好意思，一边又觉得快点同他讲。

所以想了一会，我还是闷闷地开口道：「赵岐，你不要难为人了，我不行。」

我颇为哀怨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你也不要改什么规矩了，丢件宝贝最多肉疼一会，要是有人提什么为难人的要求，可就不好了。」

我仔仔细细地盯着赵岐看，势必不放过他的每一个表情。

因为我有一点担心，他会笑话我。

但是他好像并没有疑惑什么，也没有笑话什么。

他好像只是很开心地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所以朕今日把你召过来。」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弱弱地开口道：「陛下，你不会想让我今日复习到三更吧。」

我想了想背书到凌晨的画面，便觉得脑袋开始隐隐作痛。更重要的是，我便是背书到凌晨时分，那也不一定行啊。

于是我又补充道：「而且，我纵是一夜无眠，也不一定能拔得什么头筹啊。」

我本来有很多安慰自己的话，比如我小时候背书可好了，祖父夸过我的。但是后来在皇陵，那些诗书礼仪都是太妃教我的。且不说太妃教得怎样，是我本就很多年没有实打实地入过学堂了。

我越往后说声音越小，说到最后，就差把脑袋埋在胳膊里面了。

赵岐又笑了一下，有些安慰地说：「若若，不必担心。朕今日召你来就是为告诉你，明日能问到的所有题目。」

我有些呆愣愣的，心情像是泡到蜜罐子里一样，有些甜，还有些，悬在那儿的不安。

我很小声地问他：「赵岐，这样子算不算犯规啊？」

赵岐也小声地同我说：「到时候，再允了那个优秀的去朕的宝库里转一圈。」

我意识到赵岐是认真的，认真地允了我可以回金陵看看。

而且刚刚平复下来心情，我才想到，恭王和陛下一母同胞，恭王妃的宴会上，赵岐要了问题过来，也没什么困难。

于是我便坐在了小桌子那，赵岐带着写满了问题的纸站在我面前。

样子像极了小时候在学堂遇上的老师。

教书先生严厉极了，一边说什么今日默的内容简单极了，一边总是问一些在我看来并不简单的问题。

对了，先生还有戒尺。

倒也不怎么打我，只是那把戒尺往桌子上一摔，我便开始害怕。

「赵岐没有戒尺，应该也没有教书先生那么可怕吧。」我心想道。

他回到了旁边的大桌子上继续处理政事，我在这个小桌子这一道一道地背着这些题。

其中有太多我不了解的东西了。

我好奇心大发地试了试，若是没有答案，我能答对多少。

只是有点让人挫败，因为到了最后，我都不好意思接着数我到底有多少都不会了。

这些答案拗口，没有什么逻辑。

于是我把它们编成了小调。

看赵岐那边停下来了，我还认真地同他唱了一遍。

他看了看我等着夸的样子，语气温和地说：「璋柔很棒。」

我开心极了，一边很感谢他，一边急着想要做些什么叫他也开心起来。

他对我说：「若若要熟悉了这内容，明日不可唱得太大声。」

我觉得有道理极了，一边点头一边答应，还暗自下了决定，明日之前，要熟悉到不用唱出来也记得这些个答案。

他又交代我道：「明日不需担心，出了什么事都不用不开心。有恭王妃在，遇到问题了便去同她讲。」

他顿了一下，有些严肃地告诉我：「还有，明日可能会见到恭王，叫他王爷即可，不必叫什么表哥。」

我觉得赵岐有些打趣我的意味在里面，于是冲他点头笑了笑。

我留在那吃完了一小碟芙蓉酥，我还同他讲了很多话，叫他不要太过操劳，伤了身体便不好了。

我还唱了很多记得的小调，我不想他太过劳累。

第二日的时候，我见到了恭王妃，王妃漂亮而且大气。

来的都是达贵家的夫人和女儿，夫人们在前面的殿中聊天，女儿家们在后面的院子里说话玩乐。

我并没有见到沈姐姐，我好像能猜到赵岐的用意。赢了她们，我明日应该只是小有名气。若是连带着沈姐姐也赢了，那便该名满京城了。

那样的话又定然有人要上奏折子说周家的这个女儿怎么样怎么样，提拔上来的新贵可能又要同与周家交好的老臣吵一架。

于是，赵岐便又要处理很多事。

况且，这只是我的猜测。赵岐思虑周全，信他便可以了。

待到人来齐了，也把这院子里的画赏了差不多了。

恭王妃便带我们到了一排摆好的桌子前面，说今日备了一些题供大家玩乐，仅是玩乐，大家直接答就可以了。

我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问题，因为熟悉觉得安心，可是又因为犯了错一样，有些奇奇怪怪的感觉。

我决定从明日开始吃素一个月，希望上天的神明不要太怪罪我和赵岐。

我看大家陆陆续续写完了，赶快找了个在中间的顺序，交了上去。

王妃吩咐我们接着玩就好，自己带了那些东西去了前面的殿里。

不一会，王妃就带着夫人们来了这里。

她悄悄地对我笑了一下，我看到了。

她说：「本就说好了，今年答得最好的人儿能找陛下讨个赏，第二好的人儿可以去藏宝贝的仓库里讨个玩意。」

王妃说完之后，给大家反应的时间。

之后便公布了结果：「今年花园里的花开得好极了，姑娘们答得也是好极了。这一会，能去讨赏的是璋柔郡主，能去讨件宝物的是太尉家的李姑娘。」

李姑娘对我笑了笑，我也对她笑了笑。

然后我们便被王妃的人带到了御书房门口。

我隔着门对李公公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李姑娘也隔着门谢过了陛下，接着就被安排好的人带走，去了仓库。

等到我抱着圣旨回到了自己那里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我很感激赵岐，很感激很感激。

虽说他硬要下旨，也能叫我回金陵，便是太妃也拦不住什么。但是，他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稍微堂堂正正地回去看看。

虽说，也没有那么「堂堂正正」。



我将在明天下午出发，虽然有些着急，但我是怎样都不会嫌回家太早的。

我带着宫女姐姐收好了东西，因得太过高兴，就想跑一跑跳一跳。

待到下午时分，我装好所有东西，开始想象回金陵见到的画面。

我突然想到，陛下并没有吩咐我什么时候返程。

往日里我是不敢直接去找陛下的。

可是今日，我想了很多，决定带着圣旨去找一找他。

也不因得什么，就是事情有些太顺利了，叫人不敢相信。

赵岐看到我来，还是惊讶了一下，他问我：「若若来做什么？同朕道别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说：「陛下，你没有吩咐我何时回来。」

赵岐笑了一下，对我说：「朕若要若若回来，便写信给你。若若收了信，回来即可。」

许是因为我挡住了门口那最后一点太阳光，这里有些昏暗，我觉得赵岐的笑容有些苦涩，我从没有见他这样笑过。

我很想回家，回金陵。

想了很久很久，很多很多次。

但是不知为何，我一点也不想看到赵岐不开心。

和想回家一样强烈地想。

我对他说：「赵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你要把我支走？」

赵岐对我招招手，我便走近了他一点。

他说：「没事的。若有，那可能是朕想趁若若不在这段时日，看看太妃一族到底安的什么心思。」

太妃已经许久不曾对我吩咐过什么了，我觉得赵岐的话有道理，太妃的自信，永远叫人捉摸不透。

我同他告了别，明日应该是见不到他的。

我认真地对他讲，我会想他的。

然后我便转身，要回我那去。

我刚刚走出一步的时候，看到了落日的最后一点余晖。

听到身后有声音说：「若若，等处理好这些事情，我想娶你。」

二月中旬，离开金陵十几年后，我要回去了。

马车走得并不慢，但是很稳。

我看到路旁的柳树，路旁的人家。

如果和赵岐一起，我可以摘下来柳条给他编东西，我还可以给他指路边的屋子，他久居皇宫，可能并不曾熟悉这些。

历经 8 天的赶路，我回到了金陵。

回到了家。

爹爹、娘亲、大哥哥、二哥哥还有祖父，他们都在门口迎我。

大哥哥接过带我回来的马车的马，二哥哥拍拍我的肩，娘亲的眼睛有一些红，爹爹不似先前那么年轻了，祖父拄着拐杖，很慈祥地看着我。

娘亲带我回了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她说，这每天都有人打扫。这个床啊，因着他们估摸我长高的趋势，一点点换成更大的。

我还见到了大嫂，大嫂温婉体弱，总是温柔地看着我。我很喜欢大嫂。因为我先前见过她，没想到大哥真的把人娶回来了。

至于二哥哥，娘亲说，等到今年 10 月，二哥哥也要把心上人娶回来了。

家里还添了小朋友，是大哥哥的儿子。

我喜欢这个小家伙，今天见了他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怕我，他还抱住了我，软软的，小小的。

我们一同吃了午饭，满桌子都是我喜欢的菜。

他们都还记得若若喜欢的菜。

他们讲了很多这些年来的事情，有关大哥哥的，有关二哥哥的，有关大伯二伯的，还有有关二伯家的妹妹的。

下午的时候，娘亲陪我说话。

我也讲了很多我遇到的事情，我在皇陵的日子，和我在京城的日子。

我还跟她讲了赵岐带我出宫，带我吃涮羊肉，带我放风筝，还有准我回金陵看看的事情。

讲得口干舌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讲了这么多关于赵岐的事情。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娘亲，娘亲含笑地看着我。

娘亲说：「娘亲很想若若，每天都盼望着哪天可以见到若若，匆匆几面也可以，娘亲想给自己的女儿梳一次头发，挑一次衣服。」

娘亲说，爹爹每一日都在后悔，为何当初没有再做大一点的官。

娘亲还说，我走了之后，从前最不爱读书的二哥哥每日都去学堂。他说，如果有若若可以用到的那一天，二哥哥说什么也要去帮若若。

原来每一年我生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给我备了礼物。每一年除夕的时候，他们都准备了我最喜欢吃的菜。

还有大哥哥和二哥哥，他们买了一屋子的风筝，只要看着觉得我会喜欢的，都买回来了。

我一边抽抽鼻子一边安慰娘亲不要伤心了。

这些年，我没有那么委屈。

而且我很开心，原来大家都没有忘记我。

娘亲嘱咐我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日里同她去街上转转。

晚上的时候，大嫂抱着小家伙来找我说话了。

我缠着大嫂讲了很多她和大哥哥的事情，我听得很开心，怎么也忍不住笑容。

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得甜滋滋的，只是，我听着这些，脑子里总是想着赵岐。

第二日的时候，娘亲带我出门。

我买了云锦，可以送给沈姐姐，如果赵岐想要，也可以给他一些。

我买了雨花茶，赵岐这些日子一定很劳累，茶叶可以提神。

我买了金陵特制的金箔，金灿灿的玩意，只有他最适合了。

我还买了一块雨花石，可以放在他批奏章的桌子上，希望他看到的时候，可以心情舒缓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赵岐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他是皇帝，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要忙。可是见到身形和他相似的人，我还隐隐盼望着也许是他。

我想梦到赵岐，告诉他，我在金陵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我还是想京城了。

在金陵的第三日，我们一大家子人去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山坡。

那里变了很多，从前那里种了很多很多黄灿灿的迎春花。如今，成了一支支小雏菊，也很是好看的。

我们一起吃山楂糕，一起放风筝。

二哥哥的技术见长了很多，风筝飞得高高的，远远的。

大哥哥家的小朋友用小手指着飞在天上的风筝，咿咿呀呀地开心着。

这里有很多人都在放风筝，还有的小朋友不小心把风筝挂在了树上。于是，那一家人就齐齐地站在树下面，想着方法把它取下来。

如果是赵岐，他会怎么做呢？

我在金陵的日子很开心很开心。

回到金陵的第五日，娘亲递给了我一封写给我的信。

15

我原以为是赵岐给我写的信，可是打开来一看，是太妃写的。

太妃写了很多我离开后京城的局势，却也只字不提要我回去的事情。

太妃本就有夸大事情的嫌疑，可是我还是开始隐隐地担心。

我想到离开的时候，赵岐看上去一日比一日繁忙。

我走的那一天，他也没有来送我。

而且回到金陵之后，我才意识到，14日那一日的宴会，实在是有些仓促的。

没有提前通知，没有下帖子。

赵岐还是传口谕把我召过去的。

和太妃在皇陵的几年，我明白一个道理，越是慌乱的时候就越要镇定。

我告诉了爹爹娘亲，请他们帮我备最好的马车。



我要回京城了。

出金陵的时候，我看到路边有卖盐水鸭腌料的伯伯。我想到放风筝那日，我答应过赵岐，有机会带他来金陵。

我叫马车停下，买了那些腌料。

我回到京城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了。

我直接带着东西进了宫。

那一日的下午，我见到了赵岐。

我同他笑了笑，拿出我买回来的所有东西，一件一件地跟他解释。

「赵岐，这个可好了，这个是我们那的茶叶，提神醒脑。这个也可好了，我一看到它就想到了你。你看还有这个，这个是雨花石，以后就摆在这。还有这些，都是好吃的。」

赵岐也对我笑了一下，他问我：「在金陵，若若过得开心吗？」

我点点头，说道：「开心，很开心的。」

我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拿起墨块帮他磨墨，我在家的时候，看到娘亲就是这样帮爹爹磨墨的。

我慢慢地开口：「赵岐，我都知道了。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打算。」

赵岐盯着那双在磨墨的小手，跟墨块比起来，白白的，像刚刚洗出来的藕节。

他回答道：「若若不必担心。太妃同你说的都是真的，只是没有那么难处理。」

2月中旬的时候，他发现了科举的不正常之处。

这些贡元中，优秀的小半数都与周家和太傅有关。

赵岐是君王，他不好借助任何人的手处理这件事。

今日不管借助了谁，往日都会给那家留下夸耀的资本。往后的朝堂，他和他提拔的大臣如何针对周家人，后宫里，就会有别人，怎么针对这个小姑娘。

他想给那个小姑娘最好的东西，便自然不想那人受委屈。

可是他也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天，就一天不能完完全全地给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小姑娘没有强势的母族，能扯得上关系的京城周家更是不会在乎她的感受。

所以他匆匆送走了人，他可以给她自由，生生世世不再见到她。

但是他不想与她慢慢生出嫌隙。

他的母后在后宫的时候，受过太多委屈，他都见过。

这是一个无解的局。

但是赵岐小时候第一次射猎时，学会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什么真的无解的局面。

只要有希望，就总能找到办法。

小姑娘不在的每一天，他都有一点点想她。

2月的最后一天，思念堆积了很多很多的时候，赵岐和沈相做出了决定。

其实也并不是沈相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完完全全是赵岐的决定。

3月的第一天，赵岐召见了恭王。

赵岐的这个弟弟很是聪明。小时候赵岐居东宫，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母后带着弟弟来看他了。

那一天，赵岐和恭王谈事情到很晚很晚。

赵岐对他的皇弟说：「能遇到她，是朕生平最开心的事情。」

3月的第二天，恭王下午时觐见，对赵岐说：「好。」

再后来，这个小姑娘回来了。

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买的一堆东西，现在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帮他磨墨。

他开口道：「若若，朕要问你一个问题。」

他看到小姑娘看了看他，接着说道：「朕第一次心悦一个人。朕想把最好的都给她。可是朕有一些控制不了的事情。」

他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道：「如今，我想问问她，如果我什么都没有了，把天下给了别人了，她还愿不愿意待在我身边？」

赵岐想过小姑娘的很多反应，可能会呆呆愣愣反应不过来。

可能会若有所思地说：「若若要想一想。」

也可能泛着点傻问一句：「若若是那个陛下的心上人吗？」

还有可能，对他摇摇头。

赵岐登基的时候，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他要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同意。

他要植树的时候，召来了地方的官员，官员们都觉得可行性不大。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時候。

可是那些时候，他所有的紧张加起来，都没有办法和现在比。

突然间，他感觉小姑娘往他这边撞过来了。

吓得他赶快移开茶盏，把人给护好。

一个手扶好她的肩，一个手护好她的腰。

小姑娘如今就在他怀里，软软的，让人心痒痒的。

然后，那个埋在他怀里的小东西突然说话了，她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可以吗？」

赵岐年少即位，大半时间都在决策和思虑。

他做过的最冲动的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跟自己的心上人说出了心里的话，没有留给自己一点保护和退路，决定权都给了她。

我离开金陵之后，隐隐约约地知道了，往后没有再无条件护着我的人了。

我做过的最冲动的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扑到了一个人的怀里。

16

赵岐同我说了他的打算，他准备正常提拔科举上来的新人。

这样大概率避不开周家人，所以赵岐还打算同时与我成亲。

我大概明白赵岐的意思了，他要给周家人权，不给权他们便不会骄傲，不骄傲也就不容易犯错。待到周家人犯了错，他就演一出身体不适的戏，把天下给了恭王殿下。

叫恭王殿下下来处理这些事情。

若是周家人真的安安心心给朝廷干事，那赵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以后叫恭王殿下正常对待就可以了。

我听得若有所思，便问赵岐：「那恭王殿下愿意吗？恭王妃愿意吗？」

赵岐点了一下我的脑袋，解释说：「朕的这个皇弟本就聪明，再加上沈相和大学士的扶持，是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至于恭王妃，若若可能不知，王妃是武安侯的独女，王妃的爹爹和几个哥哥都不是好惹的主。若是前一日有人说了什么立妃的话，不出后一日，侯爷就能到说这话人的家里。」

赵岐又告诉我，不日之后，就派恭王和镇北将军一道去西北，让恭王殿下在那里再历练几个月。

我想了想赵岐的一步步安排，觉得这都是有道理的。

便点了点头问道：「赵岐，那你跟我是不是假成亲啊？」

听到这话的时候，赵岐差点气得吐血，自己这是当真养了个小白眼狼。

「你说，朕为什么要同你成亲？」

我一边点头一边回答道：「因为要周家人骄傲。」

「那朕为什么想要周家人如此？」

「因为你想和若若在一起。」我回答得愈发开心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些假成亲的话？」

我吐了下舌头，一本正经地跟赵岐讲：「因为若若得到的喜欢还不够。」

说完之后，我就一溜烟地跑走了。

赵岐看着那个跑远的身影，暗自笑了笑。他的小姑娘近日来愈发娇气了，感觉，倒是还挺好的。

3月中旬，恭王殿下随将军一道前往西北。

3月下旬，科举结果公示，周家培养的孩子在榜。

3月尾，赵岐召了爹爹和娘亲从金陵赶来。

4月初，爹爹和娘亲到了京城。他们买下紧挨着沈府的一处院子，我也搬离皇宫。

钦天监算好了日子，5月初，赵岐要迎娶我。

我带爹爹和娘亲转了京城，吃了京城最好的炒菜，还尝了尝京城做的金陵菜。

不在皇宫后，我见沈姐姐也就方便多了。

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说话，但是想来沈姐姐应该也是很开心的。

沈相早在2月就知道了赵岐的决定，也就是说，沈姐姐也得了该有的自由。

「沈姐姐，你当真没有心上人吗？」有一日同沈姐姐闲聊时，我问道。

沈姐姐也点了一下我的脑袋，说道：「没有的。」

我接着说道：「沈姐姐这么招人喜欢，以后定能遇到合心意的人。」

有一日下午，我才刚刚睡醒，坐在院子里准备醒醒神，就看到有人从后院走过来了。

这处院子的后院和沈府院子的后院连着一个湖，所以有时候沈姐姐便从后院过来找我玩。

我撒欢一样地跑过去，说道：「沈姐姐来啦？」

只是当我看清来人的时候，才发现这是赵岐。

「你来了？」我觉得他出宫一趟定然很不容易的，自然惊讶极了。

但是这份惊讶在赵岐听来像是不满意来的人是他一样。

他瞥了一眼我，说道：「不是你沈姐姐，是你表哥。」

赵岐今天穿了浅色的衣服，他平日里总是穿一些深色的衣服，这样一看，倒是更好看了。

我拉着他的袖子，跟他说：「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然后他的心情才开始好一点。

我抬头跟他笑着说道：「若若很想陛下。」

他也笑了一下，说道：「有多想呢？」

我想都没有想，说：「很想。」

他却摇了摇头，跟我说道：「朕就没有很想若若。」

我有点生气，还有点伤心。赵岐是个坏人。

我甩开了他的袖子，转过身去，不要理他了。

赵岐看到了小姑娘甩开了他的衣袖，嘟着嘴，一边转过去，一边却又竖着耳朵想听他下一句要讲什么。

他忍住笑意，俯下身子，把小姑娘转过来，跟她说：「朕没有很想若若。朕非常非常非常想她。」

我笑了出来，说道：「陛下逗人取乐。」

他点点头，跟我说道：「对，该罚。」

我今日同他说了很多很多话，唱了曲子，还乱七八糟地跳了金陵的戏剧。

他离开的时候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这些日子，赵岐忙着朝政，紧盯着周家的人。

一日内除了处理政务的时间，他一直待在藏书阁。他近些日子读了很多本游记，为的就是挑出来适合他和小姑娘去的地方。

17

五月初六，钦天监算的日子到了。

那一日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被叫醒。

换上嬷嬷们提前好久就开始做的喜服。

喜娘给我梳头发，娘亲就站在后面。

喜娘一边给我梳头发，还要一边讲吉祥话，讲得我很开心。

娘亲和爹爹还是有一点伤心的，虽然他们一到，我就跟他们讲了赵岐的打算。

然后，我就坐上了喜喜庆庆的轿子。

今天是个喜庆的好日子，京城的百姓也是喜气洋洋的。

我坐在轿子里，有一点开心。

轿子很稳地到了宫里，前些日子赵岐带话给沈相，沈相带话给沈姐姐，沈姐姐告诉我，他挑了沁这个字。

所以说往后的一小段日子，我就叫沁妃了。

我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剩下的事情便只有等着了。

从前我住宫里时陪着我的宫女姐姐也在这，她帮我摘了很重很重的凤冠。

她还给我拿了芙蓉酥，还是好吃的。

赵岐看着眼前一个个来敬酒的人觉得有些头疼。要是真的祝他新婚快乐，现在就赶快叫他回去。

刚刚迎人过来的时候仅正眼看了一眼，比他每一日想象过的还要好看上许多。

赵岐发现了他的文臣会说很多好听话，什么琴瑟和鸣，什么宜室宜家。

他的武臣就不会说那么多的诗词礼句，他们说的都是那几句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也叫人开心。

他觉得有必要给这几个文臣武臣都多给点俸禄。

皇帝大婚，本就是很烦琐的事情，所以赵岐叫了沈姐姐来陪我。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估摸着前边的事情也要结束了，沈姐姐也就离开了。

不一会，我就看到赵岐来了。

他对我笑一笑，拉起我的胳膊，一边捏一边说：「是不是很累？」

我点点头：「有一点累。」

他笑着说：「既然这么累，仅一次就好了。」

我顺着他的话又点点头，说道：「嗯，就这一次了。」

等到说完话，我才发现赵岐又在挖坑给我跳。

后来，我们喝了合卺酒，辣辣的。

我知道赵岐在担心什么。

我和赵岐，本身就是因为利益被放在一起的。在很多外人看来，他娶我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而且他居高位，可能难免会担心，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嫁给他。

跟太妃无关，跟皇位无关，跟周家也无关。

我慢慢拉过来赵岐的胳膊，告诉他：「若若小时候是埋怨过的，不过只有一点点。怨过爹爹和娘亲，为什么不同祖父反抗一下，怨过祖父，为什么不同远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周家反抗一下。」

我慢慢靠在赵岐怀里，接着讲：「后来，也怨过我自己，为什么不跟太妃反抗一下呢？但是长大之后，我便明白了，这都是

身不由己的事情。可是后来，若若发现，居然有人为了若若，在也是身不由己的局面下，反抗过。」

我看着他，很开心地说：「所以赵岐，若若很开心可以遇到你。若若，是喜欢的。」

我感受到赵岐轻轻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叹气啊？」

「因为拿你没办法，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我们又说了很多话，都是开心的话。

赵岐暂时没有同我要孩子的想法，他说我还太小了，对身体不好。

而且他有点抱歉地告诉我，他既然决定了把天下给恭王殿下，离开之前有了孩子会让局面变得有点为难。

我点点头，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我便发现，我一点也不认床。

我可以在赵岐怀里睡得很安稳。

夜晚的月亮很圆很亮，宫里到处都挂着红灯笼。

沈星移在回去的路上注意到了平西侯家的世子。

她今天一直感受到，好像有股若有若无的视线一直在看她。

她同世子打了招呼，开口道：「世子是在看臣女吗？是有什么要交代.....」

「家父」两个字还没有说出来，沈星移就被眼前人打断了。

他说：「沈姑娘，请问我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你吗？」

沈星移觉得世子这个样子有点好笑，便笑了一下问道：「为何？」

世子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回答道：「我也不知为何，走到哪，我都想先看看那有没有你。」

18

我知道赵岐的打算，恭王殿下知道赵岐的打算。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赵岐的打算。

比如御史，太尉.....

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坏心思，只是觉得帝王娶妃，正常极了。

赵岐要把天下交给恭王殿下，那也不能什么都不管了，甩手就扔给他这个皇弟。

于是，面对赵岐带过来的奏折子，我和赵岐开始想别的办法了。

五月下旬，我以我的名义给京城的达贵夫人们下了帖子，邀请她们来御花园赏花。时间定在了六月上旬。

同时，赵岐以答谢的名义也下了帖子，叫京城的官人也来赏花，时间定在了那一天。

也就是说，六月的那一天，京城里达贵家的子女，男子在御花园前院，女子在御花园后院。

我和赵岐偷偷摸摸地坐在远处的亭子里，看看御史家的女儿或者太尉家的女儿，有没有合适他们的官家子弟。

当然，也邀请了沈姐姐。

六月上旬，我专门给自己挑了深一点颜色的衣服，还嘱托了沈姐姐散出去消息。

我只在人来得差不多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就叫她们自己去玩了。

今天来的姑娘们，穿了各种各样的好看裙子.....

我看看旁边坐的赵岐，问他：「赵岐，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姑娘们，穿得可好看了。」

赵岐看看我，伸手把我拉倒他旁边，问道：「她们怎么好看了？」

「她们衣服颜色好看，款式也好看。」

赵岐又点点头，说道：「怎么个好看法呢？」

我说道：「嫩绿色的，浅黄色的，淡粉色的，还有天蓝色的，都好看。有的是这样式儿的，有的是这样式儿的。」

我一边说一边比画。

比画完了，还是有一点气鼓鼓的，跟赵岐小声说道：「赵岐，你不能先问裙子，你得，得先说若若比她们好看。」

赵岐笑出了声，他的笑声像是山林里的泉水，好听极了。

我也笑了一下，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赵岐一边捏捏我的手，一边说：「朕当然要问是什么样子的了，朕不仅要问，还要记住。等到空闲了，叫若若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地传给朕看。」

我觉得脸有点发烫，把手抽了出来，赵岐近日里总是这样，喜欢捏人手玩。

赵岐又把我转过来，说道：「若若想听，朕说就是了，若若最好看了。」

虽然有点难为情，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不用他打闹了，我要好好坐好观察了。

太尉家的女儿性子活泼，今日穿了亮色的裙子，一会看看这片花，一会看看那片花。

御史家的女儿有点内向，看上去就是读过很多书的样子，只是还有点可爱，我刚刚看到她拿自己的嫩黄色裙子跟花的颜色做比较了。

我同赵岐商量了很久，赵岐说大学士家的儿子不错，为人沉稳又不故作深沉，和太尉家的女儿是合适的。

他还说今年刚提拔的新贵也不错，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有时候做事不知道留下几分，不过却也是个可用之才。若是可以与御史家的女儿修为连理，倒是对两家都不错。

我觉得有道理极了，不日之后我就把这些告诉恭王妃，王妃会旁敲侧击地给几个孩子牵个红线，看看是否合适。

几个月后。

一向风风火火的太尉家的女儿，有一日听了母亲问大学士家的长子如何时，暗自低了头，红了脸。

安安静静喜爱读书的御史家女儿，一日听了父亲在骂这个新贵时，跟自家父亲搬出来很多道理，为那个男子辩解说，他是无错的，是父亲有些迂腐了。

沈星移在那一日的赏花宴上遇见了熟人。

自从那日一别之后，世子总是带着自家将满四岁的弟弟来找她，说什么自家弟弟非要来看沈姐姐。

沈星移喜欢小孩子，给他吃沈府好吃的糕点，还给他讲了很多故事。

她和小家伙在屋子里，世子就站在屋外的院子里。

世子习武多年，也跟随大将军在西北待了多年。本来这次也是要同大将军走的，只是上次在西北受了伤，都嘱咐他养好伤再去。

他耳力极好，总是在院子里，也能听到沈姑娘的声音。

小家伙很喜欢她，说道：「沈姐姐，以后我日日都来同你玩，我喜欢你的。」

小家伙抱着她的胳膊接着说道：「以后不用哥哥给我买好玩的东西，我也要来找姐姐。」

世子在院子里，自然也听到了这句话。

他定定地站在哪，有点想跑回家叫娘亲来接这个小家伙，又有点想站在那，听听她要说什么。

沈星移也是错愕了一下的，她赶快说：「姐姐也喜欢你。」

那天之后，世子就再没有带自家弟弟过来了。

只是今日在这里，遇上了。

世子比往日看起来要沉稳一些了。

两人站在一棵柳树下，婢女和侍卫都在几步之外看着。

世子离她并不近，但是她却感受到了面前人带来的压迫感。

沈星移开口道：「世子不必担心，臣女并未把那一天的事情放在心上。」

世子看着她，说道：「我回家之后仔细问过了家弟，他不曾在别处说过这样的话，沈姑娘不必担心闺誉受损。」

他顿了一下，有点严肃地开口：「在下知道沈姑娘才学出众，博通古今。早年在西北，许久未在京城久居，自知配不上沈姑娘。吾将即日启程前往西北，赚得军功后去沈府求娶。若是期间有他人登门沈府，希望沈姑娘能稍稍考虑一下在下。」

他又说道：「臣尊重沈姑娘的选择，姑娘不必忧虑，若有一日见到沈姑娘遇到自己的幸福，臣会代平西侯府表示祝福。」

他在军营多年，男子倾慕女子，便是要说出来的。

待到有能力时便登门求娶，一切结果都凭她的意思。

他今日没准备要姑娘给他一个什么承诺，喜欢她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也不想逼迫她什么。

他转身，迈步走开。

只是他刚刚走出一步的时候，听到了身后人说话。

她说：「世子多加小心，注意安全。臣女在京城等着世子归来。」

她还说：「便是没有军功，沈府也欢迎世子。一切都要一安全为重。」

19

我看着底下跪着的世子，有点头疼。

我觉得赵岐应该也是有点头疼的。

月初，西北传来捷报。

月末，恭王殿下和世子回京。

可谁知，大部队在京郊的驿站休息时，世子一人快马回了京。

他并没有回自家，反而是去了沈府。

也没有走正门，想着见心上人一面说句话就走，于是翻墙进了沈家的院子。

他突然出现，吓坏了沈家的下人。

于是沈相闻声而来，到了之后，看到的便是翻墙而出的衣袍。

世子跟着恭王殿下进宫汇报战况，那边话还没有说完，这边沈相就气鼓鼓地来找陛下告状。

于是，刚刚才听完西北那边情况的赵岐，就和我一起坐在殿里。

沈相坐在左边，世子跪在中间。

一个气得瞪圆了眼，一个虽是跪着但看上去心情还不错。



至于平西侯，则在来的路上。

世子自然是高兴的，虽然这会也意识到了有点不合规矩。

但是刚刚沈姑娘急匆匆从屋子里出来，握着他的手腕，同他说：「世子怎么在这？家父怕是听到了动静，世子快先离开。」

她有点着急，但是眼睛却是闪亮亮的。

沈相在旁边说得一句比一句生气，世子也不狡辩，沈相说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世子不在京的这段时间，平西侯府和沈府多有往来。

虽然两家人并没有对外宣称什么，但是京城人的眼睛，比什么都尖。

赵岐一边安慰沈相，一边旁敲侧击地说着世子得的军功。

正说着话的时候，平西侯来了。

本想着平西侯能帮点什么忙，结果平西侯上来就是一句：「亲家！」

气得沈相丢下一句「陛下要好好做主」就抱拳离开了。

沈相离开了，赵岐也好直接说世子这样不合规矩，虽然情分放在那，但毕竟还是没有成一家人。

说了一会，平西候也带着世子离开了。

平西候倒是觉得给陛下说几句也没什么，他儿子真有本事，像他。

西北捷报，意味着赵岐的打算又往前有了一步了。

这些日子，赵岐上朝的时间越来越短，每日在朝堂不是咳嗽就是揉太阳穴。

叫太医也越来越频繁了。

赵岐还同我讲了周家人的作为，周家人张扬跋扈，联动了几乎了半个朝堂。

可能以为赵岐身体抱恙，没什么精力管他们的私事。

他们跟几个大臣越发频繁地走动起来。

最有意思的是，周家人近来竟然跟边境的人也有了关系。

赵岐说，周家人的心思不难猜，无非是要朝廷动乱，他们挺身而出，想着赵岐会因为我给他们几分面子，然后揽来实权。

有了前朝大半的权，周家人定然不会放过当年奏过他周家人的每个人。

周家人喜欢朝堂乌烟瘴气的，最好，陛下还只听他们的。

赵岐一直在加紧人手看住周家人的作为。

他说，这一下，倒是也看清了前朝的这群人谁安了不好的心思。

九月中旬，赵岐称病退位，恭王殿下称帝。

恭王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人一网打尽。

然后，然后赵岐就带我出了宫。

出宫前，他找到恭王殿下也就是当今陛下，说：「这些银子我都拿走了，我得带你皇嫂出去玩。」

20

赵岐带我去看了东边的山和海，它们波澜壮阔，赵岐说得对极了。

他也带我去看了西北的树，到了那，我才知道树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自然也带赵岐去了金陵。

去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山坡，去了我读过书的地方。

二哥哥总是很不满意赵岐的样子，一边不满意，一边又觉得赵岐气场很重，倒也没说什么。

赵岐一边和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边和恭王殿下保持着书信来往。

我问赵岐：「赵岐，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无聊啊？」

赵岐抱着我一边晃一边说：「只要有追求，生活便不无聊。」

我抬头看看他，问道：「那你现在的追求是若若吗？」

赵岐笑着看看我，说道：「没有若若，那便不叫生活了。」

他还说，他带我看了山、看了海、看了树，他没有骗我一句，那我也不能骗了他。

我点点头说：「好啊。」

完结啦♡♡♡♡♡

谢谢每一个陪伴的小可爱啦♡♡♡

真的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

专栏里放了一版 BE，BE 和 HE 是在（十五）章那里分开的

前面都是一样的♡♡♡

专栏链接：

[非典型 essay](#)

BE 纯享版：



cappuccinoky：有没有什么能让你虐哭的短篇小说？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

